

# 一条淌过一辈子的河

● 诗词雅韵

## 赞守岛英雄王继才

■ 朱伯平

黄海茫茫孤岛艰，  
为国守卫不言难。  
汗凝青剑丹心壮，  
云锁乡关意志坚。  
巡岛护标观气象，  
升旗敬礼献华年。  
边疆尽洒诚和爱，  
奋斗终生兑诺言。

注：王继才，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他守卫孤岛32年，2014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今年7月27日因病去世。

## 咏诗友

■ 王国珠

耄耋诗友忘天年，  
妙笔生花咏大千。  
酷暑灯前敲丽句，  
严寒月下写佳篇。  
低头踱步常凝目，  
昂首吟哦久捋髭。  
手挽诗朋一起走，  
谆谆引导乐陶然。

## 公园纳凉

■ 杨家强

闪闪星光夏日炎，  
纳凉锻炼满园欢。  
帅哥美女拉丁舞，  
众星群舞陈氏拳。  
灵秀姑娘八卦掌，  
轻捷小伙九节鞭。  
河边票友歌声亮，  
小道情人恋爱谈。

## 随舟行

■ 张雯翔

锚起东关口，  
水上半月游。  
垛田浮河面，  
繁星耀江流。  
李紫芭蕉绿，  
杏黄油菜收。  
荷乡多美女，  
好景看舟舟。

## 浣溪沙 赞胡杨

■ 张传银

志在边陲不畏劳，  
无声守土伴沙尘，  
从来不计位卑尊。

不与苍松比上下，  
却为荒漠画缤纷，  
修为若此盖昆仑。

春夏秋冬，奶奶在河边看看去，时光也像流水般缓缓地流淌而过，奶奶在流水的年华中慢慢老去，而我也渐渐地长大。有一天，我像一只插上翅膀的鸟儿，从老家平静的农村一下就飞到了异乡喧嚣的城市。

那一年，我接到奶奶离去的消息，匆匆赶回。奶奶在这条河边，在对河的无限目光中，过完了她的一辈子。

奶奶去世后，爷爷几度悲痛欲绝。几个月后，爷爷终于缓了过来，我问爷爷，那时您给奶奶吃的，真的是喜欢上她吗？爷爷说，没有，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说，可那番薯是您最后的食物了。爷爷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爷爷还说，不过，也要感谢那条河，还有番薯，送来了你奶奶，也留下了你奶奶，把她留在了我的身边……

爷爷说着，老泪纵横。



就坐上一条小船。小船顺着河流一直缓缓地漂流。奶奶躺累了，坐乏了，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当奶奶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还是在一条河里，河面很宽，就是我们家门前的那条河。

奶奶还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站在河边看着船上的她。奶奶说，我饿。年轻人微笑着，说，我有吃的，你要上岸吗？奶奶说，好啊。奶奶上了岸，年轻人把锅里的番薯给她吃。奶奶吃得有点迫不及待，也有点狼吞虎咽，年轻人说，别着急，没人和你抢。年轻人还给奶奶倒了一碗水，奶奶吃过后，才知道，那些其实是他最后一点吃的了。

后来，奶奶就嫁给了年轻人，就是爷爷。奶奶说，若不是这条河，她也不会来这里，认识爷爷，嫁给爷爷。奶奶还说，那时你爷爷脸上的笑，别提有多暖人了，他一定是早就喜欢上我了，不然怎么愿意把他最后一点吃的给我呢。说这些话时，奶奶一脸通红，也是一脸幸福。

奶奶经常从屋里走出来，到河边，看着流来流去的河水。我跟着奶奶，问，你在看什么呢？奶奶摸着我的头，说，奶奶在看河呢！我纳闷，这河有什么好看的呢？奶奶看河的表情却是那么认真，那么饶有兴趣。

## ● 才艺讲堂

### 齐白石艺术何以被寻常百姓热爱

生于1864年的齐白石，从一个木匠的底层生活，从中国士大夫普遍存在的民本意识出发，发展出浓厚的人间情怀。或写实，或写意，或清新质朴，或情趣盎然，齐白石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了一幅包罗万象的近现代中国乡村生活的风情画卷。衡岳山下、月照星塘，粽子、月饼、蒲扇、鞭炮等年节庆典的符号被他反复回忆，牧牛、砍柴、锄头、油灯等寻常生活场景被不断咀嚼。齐白石对乡土生活的深情回望，既有对冷漠、萎靡的都市生活的天然拒斥，更有一种对乡村社会质朴品质的诗化眷恋。齐白石一生都存在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不是独夸根有味，须知此老是农夫”。农夫的姿态在他那里成为一种艺术视角的价值理念和审美标尺。

齐白石正是在这样的基底之上，“用我家之笔墨写我家之山水”，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乡土神殿。尤其是受陈师曾启发，“衰年变法”之后，他更加在似与不似的辩证理解中，进行大胆的视野扩张和精神统合，玉米、鸡笼、酒壶、老鼠、瓜果、菜蔬、鱼虾、螃蟹……他炽热的情感和毫发无隔的乡土亲缘意识，将他带向更广大和细腻的观察和想象中，一个大地场景更加丰富而真切地被召唤和涌现出来。在时代剧变中，本来正在被搁置、被抛弃的晦暗和破败的乡村，在他的笔下却澄明、鲜活和隽永了起来。毋庸置疑，在那样一个工业化和殖民化复杂纠葛和对撞撕裂的时代，中国的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将悲悯的目光转向了被蚕食和挤压的乡村，但是正像沈从文在小说中坚韧地呵护和重张乡土世界的无限情韵一样，齐白石在图画中不断烛照和释放乡土世界的自然光晕，且至少提前二三十年充当这样敏感的开拓者。

别林斯基认为：“人民的诗是一面镜子，反映人民的生活及其一切特殊的色彩和乡土的标志。”齐白石以画家的直觉，捕捉到了这种代表性色彩，并把这种色彩意识融汇于艺术的创新和变革之中，最终开启了“红花墨叶派”的蔚然气象。在中国，庙堂和民间本来都存在黑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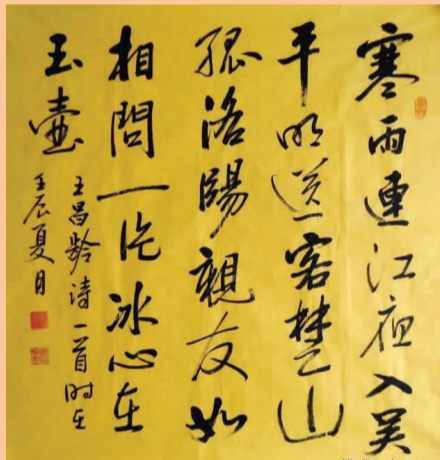


相伴相生的设色传统，《周礼·考工记》云：“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宋元以后，文人画竞标恬淡，扬墨抑色，流脉至于清末民初而始有大变。吴昌硕以红、黄、绿诸色大胆入墨，敢在超卓对比中，把握光线和轻重的均衡，其中根源就在对民俗色调的萃取和融汇。齐白石深受吴昌硕的启发，他从楚湘文化的神妙和奇谲中，从乡村匠人的日常经验中抽绎出红黑对比的色相，用洋红和浓墨，点画花朵和花叶，乍看浓墨重彩，细品纤美精灵，一种绚烂之极而又古朴真醇的金石之气氤氲流淌。

齐白石对弟子许麟庐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今天我们学习齐白石，首先要学习他那种和民族生活、亿万同胞生死相依的真情实感和凛然节气。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人民性不仅是“把人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语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还需要“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无论在艺术中还是在生活中，齐白石的身上都集中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气质，他不愧为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据中国文化报

## 书画作品选



王昌龄诗一首(书法) 郑佑东 书



雄气(国画) 朱毅江 作